

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两个姑娘得救了，贾勋的两只手已是鲜血淋漓。后来，两个姑娘专门到牙庄贾勋家谢恩，长跪不起，要做贾勋的小老婆。贾勋坚决不同意，她们就做了贾母的干闺女。这就是赵沟那户人家叫贾勋“恩人”的原因，也是赵玲称呼贾勋“恩公”的原因。

被贾仁叫作虎爷的，是贾虎三，曾跟随贾勋打老日，年龄比贾勋大，辈分也比贾勋高，人称二爷，但胆子很小。二爷曾在贾勋家打工，当时分打长工、打短工，二爷打的可能是短工。有一次

08 找到郭兴

出粪——把牲口圈的粪往外担的时候，门口较窄，粪筐碰到贾勋的女婿，女婿骂道：“你找死！”二爷放下粪筐，就去找贾勋，说：“勋，我在你家干不成了，我得走！”贾勋问明情况，让手下把女婿绑到树上，用鞭子抽打，把女婿打得哭爹叫娘，也不讲辈分了，对贾勋喊着“爷，饶命！”贾勋说：“虎三是我叔，也是你叔，你敢咒他死！我看是你不想活了吧？”

二爷家穷，贾勋把他叫过去，给了他一盒大烟（实际上是海洛因，当时也叫老海，是毒品中的上等品），贾勋说：“虎三叔拿去换钱吧。”过了几天，二爷找到贾勋说：“贾仁买了我的烟，要了几次都不给钱，还说是假的！”贾仁回来过夜，贾勋的手下包围了贾仁的家。结果是贾仁不但掏了大烟钱，还交还了贾勋送给他的30条枪。

话说杨春几天后回到县城，见到了贾勋，送还了匕首。

杨春说：“真难找。郭兴见到这匕首，就问，是贾勋叫你来的？我说勋哥要我来打探一下，你们为什么要刺杀那个日本女人。郭兴摸着匕首说，日军将领中凡是有本土亲属来中国探亲的，都由日军特高科安排。但是，从内部消息和沿途迹象看，这个日本女人的护送级别与众不同。至于为什么不同，他们也没搞清楚，但直觉是杀了这个日本女人，可能比杀一个日军军官的价值还要大。”

“你投靠日本人，好像在郭兴意料之中。”杨春看着贾勋说。

贾勋不置可否。

杨春又问：“你为什么要投靠日本人？”

贾勋看着杨春，反问：“那你为什么还跟着我？”

杨春欲言又止。

贾勋收起匕首，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保护梅子，一是不能让她受到伤害，二是搞清楚她来偃师的目的。”

杨春指着自己的鼻子，又指着窗外，说：“让我去保护她？那你咋办？”

贾勋挥手：“别管那么多，你现在就去找她。”

杨春来到日军司令部，看见梅子正百无聊赖地在院子里踢着石子。杨春走过去，问：“你是梅子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贾司令让我来保护你。”

“你是杨春？你会什么？”

这时，梅协与木村正从司令部出来，听见对话，摆手让他俩进来。梅子说：“这是勋哥给我找的保护人，瘦得跟猴一样，咋能保护我？”

杨春看看梅协，轻声问梅子：“这是你哥？司令官？武二郎吧？！”

“哼！”梅子哼了一声。

梅协也没听清杨春嘟囔的啥，看着杨春，说：“梅子刚才问你，你会什么？”

杨春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报告太君，

我会的不多，但有两下子还可以。”说着掏出四把小刀：“你墙上面的四个字，我能一下子全部扎中！”

梅协背后的墙上，有四个大字：武运长久。

杨春说完，一扬手四把刀子飞了出去，分别扎在每个大字正中。

梅协吓出一身冷汗，梅子欢呼雀跃，拍手叫好。

梅协稳定了一下情绪，又问：“那另一下子呢？”

“枪法准！”

梅协抽出自己的手枪，递给杨春，说：“出去打！”

到了院子当中，杨春东瞅瞅西看看，感觉打啥都没有打太阳旗解恨，这时院子里槐树上落了几只麻雀（偃师话叫“小虫儿”），杨春瞄都不瞄，抬手就扣动扳机，啪的一声响过，树上一只麻雀应声落地。

梅子心服口服。

夏天的脚步很快，这不，也就半个月的工夫，山上山下、平原丘陵，金黄的麦子摇头晃脑地等待收割。

在偃师县城日军司令部里，梅协召集军事会议，进行作战部署。梅协在会议桌的北头面南而坐，木村等日军军佐与贾勋等皇协军军官分别坐在会议桌的两侧。

（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感受到老者那边瞪来防贼似的目光，曾毅干脆躺倒了蒙头大睡，眼不见心不烦。

下午3点多的时候，车厢的广播里传来悦耳动听的声音：“亲爱的旅客朋友们，本次列车的终点站荣城站已经到了，感谢您的乘坐……”

曾毅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木头箱子，顺着人流下了火车。

那老者一路上都在提防曾毅，却始终太平无事。刚才曾毅取箱子的时候他注意到，那个木头箱子的造型比较奇

09 久别重逢

怪，有点像古代医生出诊时随身携带的那种箱子，这让他心里有点疑惑，难道是自己误会人家了？

再想起那个年轻人的话，老者不由得心中一紧。低头看了看正在铺位上熟睡的孙子，他想叫住那年轻人再问一问，谁知一眨眼的工夫，对方就没影了。

一辆挂着军牌的豪华越野车缓缓分开人群驶上了月台，从车里下来一位30岁左右的美妇人，她雍容华贵，戴着超大的太阳镜，看到老者，她喊了一声“爸”，然后快步上前：“都说让您别坐火车来，偏不听！熬这么大半天，就是我们年轻人也会有些扛不住的。”

老者笑着：“我晕车的老毛病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吃什么药都不管用。还是坐火车好，又稳当又安全。行了，先把孩子抱上车吧。”

美妇人看到自己的孩子，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，可惜两个小孩此刻睡得很熟，她不忍心叫醒他们，就在两人脸上各亲了一口，小心抱起放在了车后座上。

等老者坐上车，美妇人说：“车窗就开着吧。”

“关上。孩子们正在睡觉呢，别再受凉了。”老者晕车，但还不至于那么脆弱。

车子开起来后，美妇人关切地问道：“心儿现在是什么情况？”

“吃饭总是吐，晚上睡着了不停地打冷战。疗养院那边的医生治老年病

还行，但对小儿病没什么好办法，到现在也没查出病因来。”

美妇人从后视镜里观察了一下女儿，脸上露出担忧之色：“我已经联系了京城九〇一医院最好的儿科教授，明天一早就去看。”

老者点点头，然后不再说话，大概怕惊醒了孩子。当车子从站前广场穿过的时候，老者还是忍不住向熙熙攘攘的人流望去，希望能看到那个年轻人的身影。

“爸，你要找人吗？”美妇人问道。

老者摇了摇头，收回目光。

邵海波站在门诊大楼的下面，望穿秋水地盯着远处，三年多没见了，也不知道曾毅这小子长成什么样了。

邵海波小时候家里很穷，初中毕业后，他就被父母送到镇上曾老爷子那里学习中医，以图日后有个安身立命的手艺。后来曾老爷子看他勤奋上进，是个有志气的人，就资助他继续求学，直到大学毕业。

大学期间，邵海波学的是中医。但考虑到眼下中医前途暗淡，他就通过自学，拿到了中医和西医双学位，后来又顺利考上西医临床的研究生。毕业之后，他被分配到南江省人民医院，经过几年打拼，如今已经是消化科的主任医师，在南江省卫生界也算小有名气。

这些年来，邵海波心里一直都记着曾老爷子的恩情。他想报答，可没等到

他出人头地，曾老爷子就驾鹤西去了，这便成了邵海波的一块心病。

曾老爷子只有一个独孙，就是曾毅。在世人的眼中，医生是越老越靠谱，曾老爷子去世的时候，曾毅才10多岁，根本无法支撑起自家的诊所。他索性关掉诊所，到外地求学去了，他四处游历，整个一神龙见首不见尾。

上个月曾毅大学毕业，邵海波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曾毅弄进省人民医院，给他安排一份好工作，也算是对死去的曾老爷子有一个交代。

一辆出租车驶进医院，停稳之后，邵海波就看到了曾毅的身影。

曾毅比过去长高了很多，有将近1.8米的样子，或许是长期受曾老爷子熏陶的缘故，这小子身上也有那么一股仙风道骨的味道，明明就站在你的眼前，却让你感觉到缥缈悠远。

“小毅，哈哈……”邵海波很激动，一路大叫着小跑过去，上前就是一个拥抱，说道：“我都快认不出你了！”

曾毅也非常高兴，他还给邵海波一个更有力的拥抱：“师哥你发福了，要不是你喊我，我还真不敢认你了。”

“过了几天好日子，能不发福吗。”邵海波上下打量着曾毅，心里有些酸楚地说：“师哥惭愧啊，这些年让你一个人在外漂泊，肯定吃了不少苦！”

（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）